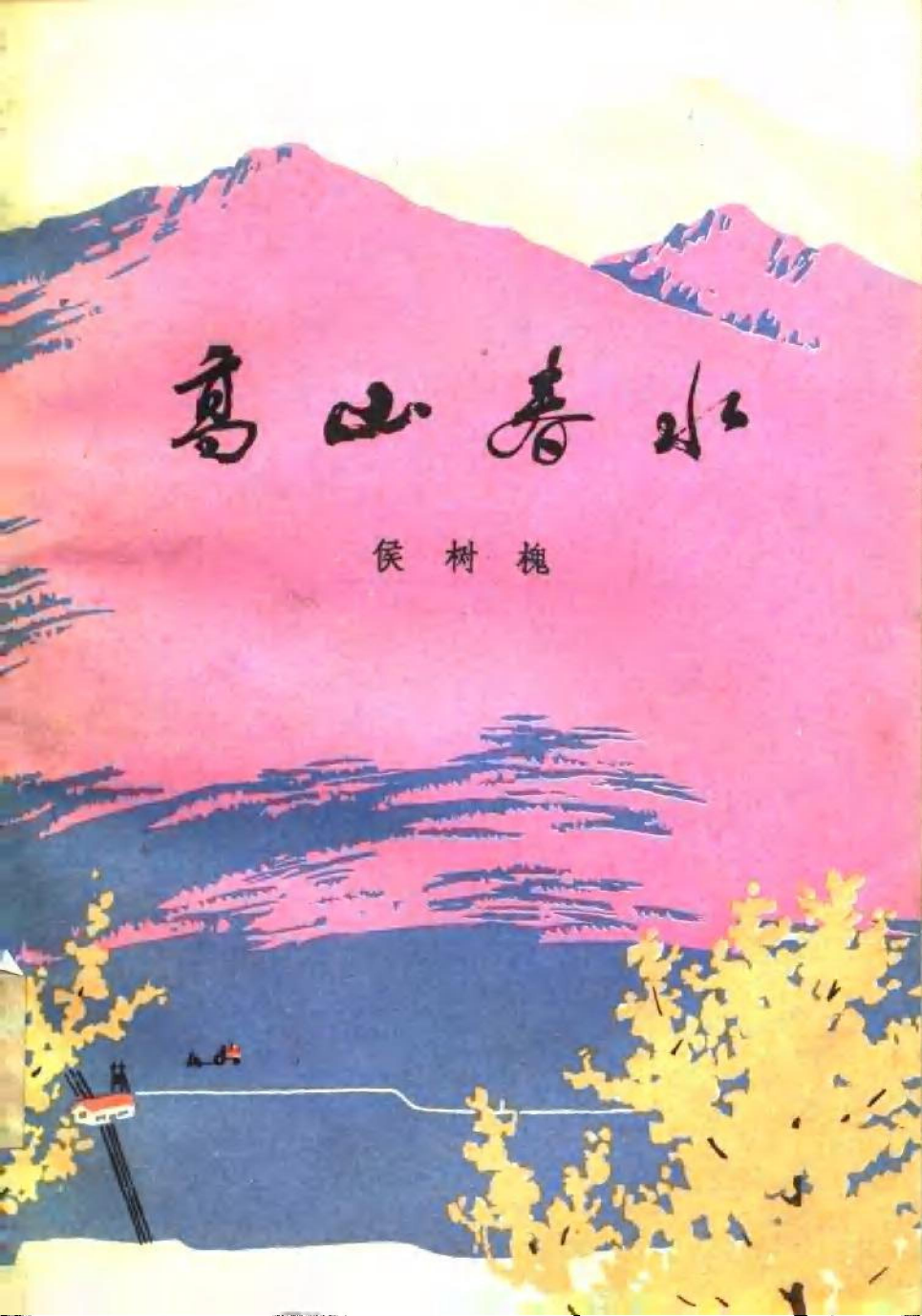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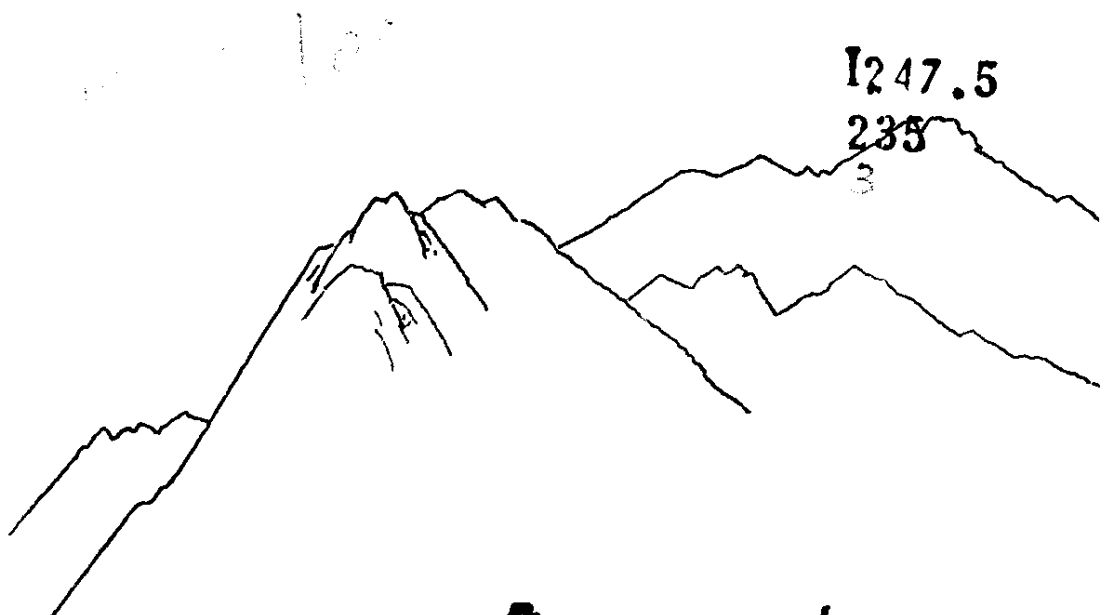


高山流水

侯树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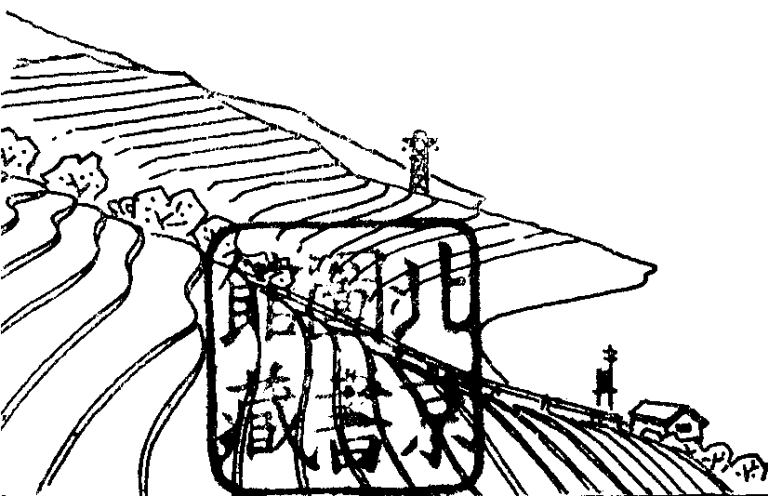




高山流水

侯树槐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A543173

内 容 说 明

《高山春水》是一部歌颂人民公社的长篇小说。

作品描写的事情发生在一九六〇年秋至一九六一年夏。当时，我国遭受暂时的严重自然灾害，苏修反华，刘少奇在农村推行修正主义路线。农村向何处去的问题，摆在左家山大队面前。大队党支部书记左秀春带领广大社员，充分发挥人民公社“一大二公”的优越性，困难面前不低头，压力面前不弯腰，与资本主义斗，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，与阶级敌人斗，迎难而上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坚持引松工程，终于改变了左家山的干旱面貌，说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。

作品情节紧凑，矛盾集中，故事性强，语言生动，塑造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左秀春、公社党委书记夏青峰等英雄形象。此书，反映农村斗争生活比较深刻。

在毛主席的光辉指示“人民公社好”发表二十周年之际，我们出版此书，以志纪念。

第一章

一九六〇年仲秋。

从贝加尔湖突然窜出一股寒流，向我国的东北大地袭来。

寒流，卷着沙尘，扬着霜雪，拧成一串串风团，爬过兴安岭，滚过科尔沁草原，象一群饿狼似的扑向左家山。难听地嚎叫，无情地撕掠，张牙舞爪，气势汹汹，那恶狠狠的架势，好象要把大地撕裂。

左家山，在望江县的北部，是长白山的一支余脉，山岭连绵，南高北低，西面临着汹涌奔腾的松花江，是个半山区。高高的擎天峰，耸立在群山之间，峰顶的大青石上，凿着“左家山”三个大字，刚劲有力，老远就能看见，增加了这座大山的威严。这三个字，是左家山大队党支部书记左秀春，当年和她的老爹上山凿的。

这一带，地势很高，土地瘠薄，十年九旱。去年遭了一场旱灾，今年从春到夏，又旱了一百多天。现在寒流袭来，灾情更严重了。贪青的高粱，冻死了。晚种的苞米，枯萎了。没成熟的大豆和谷子，被霜打蔫了。嫩绿的豆叶，象被火烤了似的，卷缩起来。青虚虚的谷穗，变成了煞白色。满地的落叶，被风卷了起来，搅在沙尘里，在半空中打着旋儿。这时，左家山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左秀春正领着广大社员，冒着

寒流风沙，依靠人民公社“一大二公”的优越性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，坚持引松工程，决心把松花江水引上左家山。第一期引松工程已经完成了，现在正进行第二期工程。

“滴滴滴！滴滴滴！”

突然，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，在崇山峻岭中，冲破漫天的风沙，从望江县城通往左家山公社的大道上飞驰而来。

马达声，压过风沙的吼叫，震响着山谷。闪着绿色光泽的车身，在秋天的原野里，显得那样的鲜明和耀眼。尤其是吉普车前那面亮晶晶的玻璃窗，迎着扑打过来的风沙，透射出一道道闪电似的光芒。

透过那面闪光透亮的窗玻璃，可以看到两张沉静、刚毅的脸。两张脸，都是红朴朴、黑亮亮的，都刻着饱经风霜的印记。

坐在司机旁边的，是中共望江县委第一书记赵明。

赵明，四十五、六岁。身体魁梧，两眼有神，只是头发有些花白。谈话时，不时迸发出一连串洪亮的笑声，给人一种心胸坦荡，热情爽朗的印象。

坐在后排座的，是中共左家山公社党委书记夏青峰。

夏青峰，是去年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营教导员。他还是部队上那套穿戴：军衣、军帽、军用胶鞋，领钮扣得紧紧的；一直保持着一个革命军人的那种勇敢、果断的战斗气派。

从脸相上看，他顶多不过三十左右岁；其实，他已经码四十的边儿了。个头挺高，显得挺拔。微黑的面颊，蕴藏着

一股刚毅的神情。浓重的剑眉下，闪着一双机警明亮的目光。嘴角的右下方，有一块紫红色的伤疤。这块伤疤，是在上甘岭的战斗中，美帝国主义的子弹给他留下的难忘的痕迹。每逢阴天下雨，伤疤便隐隐作痛。这种敏感的反应，一直使他不能忘记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警惕。

他俩是从望江县来的，赵明是去地委开会，要经过左家山，夏青峰顺道搭的车。一路上，两位书记推心置腹地畅谈着当前的形势和任务。来到左家山地界，看到风沙中到处飘展着红旗，左秀春领着社员冒着寒流，顶着风沙，在打石头，筑长渠。爆炸岩石的炮响，一声接着一声，硝烟石片，在滚滚的风沙中冲天而起。他们看到这个情景，心情都很激动，话锋自自然然就转到引松工程上来了。

赵明十分赞同夏青峰对于引松工程的看法。他说：“对呀！引松工程的兴建和发展，确实体现了人民公社‘一大二公’的优越性！对待引松工程的态度，就是对待人民公社的态度。这种看法，恰到好处，并不过分！”

夏青峰的目光，透过亮晶晶的玻璃窗，望着高高的左家山，望着左家山上巍峨壮观的擎天峰，望着附近工地上正在紧张挖沟修渠的社员们，望着工地上那面迎着寒风飘动的“人民公社好”的红旗，笑了笑，说：“是呀！实践确实证明了这一点。这几年，左秀春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兴建引松工程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通过引松工程又发展和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，对社员群众进行了人民公社好的教育！”

这时候，赵明的目光也集中到左家山的方向上去了。见眼前横着一条弯曲的长渠，社员们在寒风中坚持战斗，还在

把长渠伸延着。他点了点头，十分严肃地说：“正因为这样，引松工程才不单单是一项生产建设，它的兴建和发展的整个过程，充满着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……”

夏青峰擦了擦吉普车边门上的玻璃，望了一眼从车窗一晃而过的白杨树，神情自若，异常兴奋地说：“斗吧！正因为有了这种斗争，才使我们对毛主席关于阶级、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教导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！”

赵明掏出烟盒，抽出两支香烟，一支甩给夏青峰，一支自己点着了，说：“引松工程的重大贡献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！”

夏青峰说：“在这一点上，左秀春和左家山的贫下中农，可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呀！”

一团云雾，突然把左家山遮挡住了。一股风沙向吉普车猛烈袭来，打得车窗上的玻璃叭叭作响，好象要把这辆车一口吞了似的。赵明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嗯！这一点，过去他们付出了代价，今后还要付出代价。这一场突然袭来的寒流，一定又会给引松工程带来一场新的矛盾和斗争！一些人，在寒流面前又该吹冷风啦！”

遮挡在左家山上的那团云雾，很快的就消散了，雄伟的左家山又展现在眼前。夏青峰重重地吸了一口烟，响亮地答道：“吹吧！风头再硬也吹不动高高的左家山！寒流再猛也吹不倒擎天峰上的青松！我敢下这个保证，不管遇到什么风和浪，都阻挡不住引松工程的胜利进展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赵明被夏青峰的话说笑了，“好啊，我

们志愿军的营教导员，在这个新的战场上，终于打出一点门道了！”

“嘿嘿嘿……”夏青峰也笑了，“这一点门道，还不都是党的指点！”说到这儿，他习惯地垂下手来，猛地触到背包里的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那套书上，心里一热，周身顿时涌起了一股暖流。他手抚摸着书，目光却凝望在赵明的身上。

抚摸着，凝望着，眼前一晃，一年前从部队转业到望江县的那一段情景，便象刚刚发生过的事情一样重现在眼前……

夏青峰是去年初夏从部队转业到望江县的。

当时，正是铲耩大忙季节，望江县正遭遇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夏旱。地处北部半山区的左家山，旱象尤其严重。前冬雪少，从去年春起又滴雨未下，不少农田已经干得龟裂，旱得冒烟了。

面对着这严重的旱象，夏青峰心急火燎，怎么也蹲不住招待所了。当天下午，他就给县委写了一份请战书，要求到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、眼下旱象又异常严重的左家山去工作。

县委常委在当天夜里召开的会议上，批准了夏青峰的请求，决定派他到左家山公社任党委书记。第二天早晨，县委书记赵明同志接见了 him。

原来，这个赵明同志过去是部队的一位老干部，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政治委员。待人热情、爽朗，笑声洪亮。

赵明十分认真地向夏青峰介绍了望江县当前的形势和任

务，简要地谈了左家山公社的一些基本情况。然后，停顿了一下，微笑、亲近地对他说：“青峰同志，你新来乍到，有什么困难和要求，就向组织提出来。”

夏青峰习惯地站起来，毫不隐讳地说出了在心里斟酌很久的话：“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，我保证完成！可是，从部队到地方，这是一个新的战场。在这个新的战场上，怎样打好这一仗，我心里确实觉得没底。希望首长，在这方面给点具体的指示。”

赵明爽朗地笑起来，拍了拍夏青峰的肩头，转身走到桌前，沉思了一下，抬起头来，笑容从他的脸上消失了。他那双有神的眼睛，出神地注视着远方。这神态，对夏青峰说来，多么熟悉，多么亲切，这多象一个前线指挥员视察战场，判断情况的那种情景啊！

赵明的目光又转到夏青峰的脸上，笑了笑，说：“你我都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新兵，都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走到桌前，擎起早已准备好的一套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，珍重地递到夏青峰的手里，接着说，“毛主席亲自领导选编了这部书，在很多典型经验上，写了很多重要的批语。对于你我，在这个新的战场上，如何打好这新的一仗，指出了明确的方向，我们要很好阅读这本书。”

赵明熟练地打开书本，点着一行行清晰的字迹，说：“这是毛主席给《在合作化运动中，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》一文写的按语。这段按语，对于我们认识当前的形势，分析当前的矛盾，指导当前的斗争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！”

夏青峰顺着赵明指点的地方看去，一行行闪光的字句，

闪耀在他的眼前……

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，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，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，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。社会就是这样地每天在前进，人们的思想在被改造着，特别在革命高涨的时候是这样。

毛主席的这段批语，对这位刚刚转业在营教导员来说，就是一道战斗的号令。使他既激动，又兴奋，剑眉一挑，两道锐利的目光紧紧盯住左家山的方向，恨不得立即赶到这个新的岗位，投入这场新的战斗。

赵明看出了他的心情，高兴地笑道：“怎么，急啦？”

夏青峰正正挎包，紧紧皮带，用在部队时回答首长问话那种坚定的语气，说：“报告首长！作为一个战士，已经领到了武器和弹药，明确了主攻方向和目标，就应当毫不迟疑地冲上去，消灭敌人，夺取阵地，保证后续部队胜利前进！”

赵明兴奋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吧！你先回招待所歇一天，明天一早就派车送你进山。”

夏青峰说：“不，我现在就走！”

赵明说：“现在？没车呀！”

夏青峰指着自己的两条腿，笑道：“没车，咱有这个！当年，在朝鲜战场上，不就靠这两条腿跟美帝国主义的汽车轮子赛跑吗？今天，在这个新的战场上，还要靠这两条腿进行新的长征！”

赵明显然是被夏青峰的回答激动了。他紧紧握住夏青峰的手，一直把他送到县委的大门口。

一阵寒风裹着沙尘吹了过来，县委门前的白杨树一片风响。

夏青峰面对着寒流风沙，锁起了眉头，眼里迸发着愤怒的火光。

赵明望着被寒风卷起的沙尘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青峰，眼下确是一场战斗！不过，这场战斗的目标，不仅仅是旱灾，重点是借灾发难，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。实践告诉我们，现在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，几乎到处都有那么一些人，他们猖狂向党进攻，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攻击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，要拉历史的车轮倒转。你的这次任务，工作是艰巨的，斗争是尖锐复杂的。这次去，如果比做是一次出击的话，那就是要占领阵地，扩大战果，坚决打退阶级敌人的进攻，保卫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！”

夏青峰听罢，坚定地表示：“一切听从党指挥，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！”

同赵明的初次接触，在夏青峰的心里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……

“哧——”

吉普车猛地停了下来。

“青峰，到啦！”赵明推开车门，首先跳出车外。

呼唤声，打断了夏青峰的回忆。他抬头一看，吉普车正停在公社的门口。

赵明握着夏青峰的手，笑道：“我从地委开会回来，希望听到引松工程新的胜利消息！”

夏青峰郑重地回答：“你一回来，我就专程到县委汇报引

松工程的进展情况！”

“好吧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隆的一声，吉普车又带着一溜烟尘上路了。

夏青峰站在公社门口，一直到望不见吉普车的后影，才提提背包，大步流星朝党委办公室走去。

夏青峰一进门，首先就盯住了对面桌上放的那个模型，模型的顶端又增加了一面小红旗，他被这个新的情况吸引住了。

这个模型，是用一块完整的大青石琢制成的。青石的上面，刻着“人民公社好”五个耀眼的大字。在“人民公社好”五个大字下面，是缩小了的整个左家山人民公社自然风貌图——山岭、江河、田野、村庄，历历在目。规模宏伟的引松工程，在整个模型上占据着明显的地位。

这块模型，是根据夏青峰的提议，由落户到左家山大队的下乡知识青年柳春霞描绘、左家山大队党支部书记左秀春和老石匠石爷爷亲手琢制的。模型上按照自然的本来面貌着了色，很多地方插着一面面小红旗，标志着左家山人民公社的一项项重点工程。

红旗下，有小煤窑、生铁矿、水泵厂、农机点、山塘、水库、排灌设施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，关系到整个左家山人民公社农田基本建设的引松工程。当他看到引松工程二级站的八百米干渠按预定时间提前竣工了，顿时兴奋起来。

夏青峰知道，这八百米干渠，可是一项艰巨的工程。整个工程，都建在蛇盘道上。蛇盘道，三环九转，两面朝地，半面朝天，蜿蜒起伏，急上直下。全部干渠，都是沿着半山

腰，穿山过岭，沿崖开凿出来的。渠道中间，还有一段三百米长，十六米高，四米宽，二十一孔眼，过水流量一个秒立方米的两山飞架大渡桥。渠道、渡桥，全是用一块块“寸三道”（即一寸宽锻三道纹）、五面净的大青石垒砌起来的。不要说工程的艰险程度，就凭这几万立方米的石头，一块块锻成，一块块砌起来，也足以使人钦佩的了。

夏青峰望着插在狼牙石岩角下的那面小红旗，情不自禁地叫道：“好啊！左家山大队又给公社带了个好头！”

正当夏青峰叫好的时候，门外突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。随着一声门响，门对个的一扇窗户被风鼓开了，夹杂着沙石和霜雪的大风，猛地扑了进来，把模型里的小红旗，吹得一片风响。

夏青峰紧忙用身体挡住风口，插在模型上的小红旗，才没有被风刮倒。

张社长匆匆忙忙走进来。他左手提着一个帆布兜儿，右手抓着一顶帽子，帽子底下裹夹着一个揉折了的白信皮，显然是一封什么人的来信。

夏青峰把鼓开的窗户关上，转过身来，望着张社长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老张，你这一阵风，差点打乱了我的部署哇……”说着，笑着，亲热地拉过一把椅子，并顺手递给他一支香烟。

张社长把布兜、帽子、信件，一古脑儿扔到桌上。接过香烟，但却没有坐下，冷眼朝桌上的模型瞅瞅，哼了一声：“刚一回来，就又摆起你的‘红旗阵’啦！”

夏青峰并不介意张社长的言语态度，打火给他点着烟，

拍着他的肩头，把他引到模型前面，指着一面面小红旗，说：“这红旗阵，可体现着咱左家山人民公社的前进步伐！摆一摆，看一看，它会增加咱们的勇气！”

张社长斜过身子，冷淡的目光，很快从模型移到窗外，望着翻滚的乌云和嚎叫的大风，多皱的脸绷得更紧了。眉眼向下，鼻子朝天，整个面部缩成个“小”字形。抽了一口冷气，吐了一口烟，说：“依我看，现在倒该是摆一摆旱灾、风灾、霜灾的情况啰！看看这些灾害给我们带来的重重困难！”

夏青峰并不否认这一点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郑重地点了点头，做了一个肯定的回答：“灾害，困难，是要看到。不过，在灾害和困难面前，我们更应该看到成绩，看到光明，从而提高我们干社会主义的勇气！”说到这，他拉住张社长的手，第二次引他到模型前面，指着模型上插得最高的一面小红旗，说，“你看，引松工程又提前啦！”

不提引松工程则罢，一提引松工程，张社长象触电似的，一下子退到模型后面去了。愁眉苦脸，磨磨叨叨：“引松，引松，哼！在这严重的灾害面前，我看对引松工程，得做一次重新的估价！”

“做一次重新的估价？”夏青峰先是一愣，接着便就着张社长的话题，阐明自己的见解：“对于引松工程，是得做一次重新的估价了。在严重的灾害面前，引松工程提前竣工了，这是一个不小的贡献。我们应当总结引松工程的经验，宣传引松工程的成就，号召全公社向引松工程学习！”

张社长一惊：“什么，还要号召全公社向引松工程学习？”

夏青峰说：“不值得吗？在严重的灾害面前，引松工程迈

出那么大的步子，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革命精神呀！”

“还吹呢！”张社长内心的焦躁，象一团火似的，反映到他那多皱的脸上，急得脸面都在颤抖，高声说：“你举得最高的引松工程，已经惹下乱子闯下祸，都搞得上怒下怨了！”

细心的夏青峰，从张社长的言语态度中，感觉出有点反常。他沉思了一会儿，猛然打了个转身，用审视的目光，在张社长的脸上扫来扫去。末了问道：“老张，你说的是那里话？引松工程，本来是遵照毛主席‘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’的教导，依靠人民公社‘一大二公’的优越性建设起来的工程，可以说是起在群众的心坎上，能惹下什么乱子？闯下什么祸？哪一点，又能搞得上怒下怨呢？”说罢，否定地摇了摇头。

“不相信吗？哼！”张社长象中了邪似的，抓起那封揉折了的白信皮，猛地往夏青峰手里一推，嚷道：“看吧！祸乱怒怨，都在这上边！”

夏青峰从揉折的白信皮里，掏出一张信纸来。

信文，是用毛笔竖写在一张黄天纸上。黄天纸又破又旧，大面上有潮湿的河洛圈儿，四边上满是虫咬的锯齿儿。一露面，从里到外，散发出一股浓重的陈腐气味。

夏青峰下意识地打打鼻子，正要从头看起，张社长便从后面伸过一只手，重重地点着信上用红笔划过的地方，说：“看！‘不顾民意，强行引松’，‘常年累月砌石垒渠’，‘赶上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了’，‘灾上加灾！苦上加苦！愁上加愁！’都怨声载道了，你还插旗布阵呢！”

其实，信里的言词，比张社长点到的更刻薄。贬低引松工程，指责公社党委，控告信的矛头直指左家山大队党支部

书记左秀春。

“再看看这儿，这儿！”张社长的手又伸过来，指点着邱副县长在信角上的那段批示，竟然放声念了起来：“这封信，道出了社员群众的心里话。其中的抱怨和愤怒，是对那种一味坚持冒进，坚持蛮干，死抱引松工程不放的人的控诉！建议左家山公社党委、管委，根据群众的呼声，对引松工程做一次重新估价！是继续坚持冒进，坚持蛮干？还是停下来进行审查？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和危险地步，不能再固执己见了。同时，对引松工程的发起者和直接负责人的过失和罪责，要做全面审查，严肃处理……，听到了吧？这是邱副县长的意见！”

原来是这样！

夏青峰紧紧地掐着这封信，就象掐着一条张牙舞爪的疯狗。他那双机警的目光，又从信头扫到信尾，厌恶地吐了一口气，心里全明白了。张社长的言语态度，全是由这封来信引起的呀！他撂下信件，抬起头来，十分严肃地望着张社长的脸相，问道：“你对这封控告信是什么意见呢？”

张社长冷笑一声：“我？哼哼！问得怪，人家邱副县长已经表明了态度，咱还有啥说的！”

俗话说：眼不见，心不烦。看了这封恶毒的控告信，听了张社长不冷不热的回答，夏青峰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，心里顿时燃起了一团怒火，嘴角下的伤疤抽搐着，两只手微微颤抖。无产阶级的爱憎，共产党员的义愤，就是这样的鲜明，这是立场和党性的反映。他情不自禁地攥起了拳头，朝那封控告信猛地一击，那张破旧的黄天纸，顿时飞起了一层纸灰。

夏青峰义正词严地说：“我不这么看。我认为，这是一封反

革命匿名信！写信人，不仅贬低引松工程，诬告左秀春，而且含沙射影地攻击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！邱副县长不调查，不研究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不问署名‘群众’的是哪个阶级的人，竟主观臆断地做了这样的批示！请问，他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立场？替哪个阶级说话？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？他……”

这一席话，说得张社长惊慌失措：“哎呀，小声点，别说了！”他抓起帽子，拎起兜，畏怯地朝窗外望望。然后转过身来，压着声音对夏青峰说：“老夏，论关系，咱俩是同志，是一个公社的正副手，相互得有个照应。论年纪，我比你大几岁，多经一点人生世故。眼前的事，咱是得小心酌量酌量。人家邱副县长有这路看法，咱们的举动想必是不合时务。等我开会回来，咱从里到外好生分解分解！”说罢，帽子朝头上一扣，背兜搭到肩上，拧身便走。

“哪去？”夏青峰从背后喊了一声。

张社长站住了：“开会去！”

“开会？”在夏青峰的日程表上，根本没有这项安排，“开啥会？”

张社长答道：“救灾座谈会！”

“人委召开的吗？”

“不，是邱副县长召开的片会。”

“在哪？”一听说是邱副县长开的片会，夏青峰心里便划了魂儿。

张社长朝西一指：“邱家油坊！”

邱家油坊是邱副县长蹲点的地方，那里乌糟糟的情况，夏青峰早听说了，心里不由地一沉：“在那开？”